

## 《生命的有限與無限》

中五禮 熊嘉欣

當遇到我認為沉悶的課堂時，為了不讓睡意正濃的自己倒頭大睡，我「只好」望出窗外，把注意力投放在蟬的鳴叫聲中，希望能沿着聲音尋找到牠們在樹上的踪影。

漸漸地，我觀察蟬以打發沉悶的小習慣逐成為了我的興趣，我欲探討他們不斷放聲鳴叫的原因。

蟬的生命周期如同牠們的鳴叫聲般獨特，牠們的生命周期分為幼蟲期和成蟲期，在經歷長達17年的幼蟲期時，牠們只能屈居在地下度過，當牠們成為成蟲，能展翅於夏秋之際時，又奈何牠們的壽命只有約二十天之短。我認為牠們能展翅鳴叫的階段才是牠們「正式」活動的時間。我又不禁好奇，在這極急促、眨眼而過的壽命裏，為何牠們仍能每日堅持鳴叫，就好像在努力地向其他人證明自己曾經存在過般。

魯迅曾說：「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，那就真正死掉了。」對於生命的期限，這句話一針見血。

蟬只有短短約二十天的時間，是非常緊絀有限的，牠們的蟬聲不是埋怨壽命短促的悲泣，而是展現自己生命力的吶喊，用盡每一分每一秒在花、草、其他生物面前展露光彩，使我們即使在沒有蟬叫的日子裏，也不會忘記蟬聲的音韻。牠們生前的行跡確實在牠們死後仍烙印在我們的腦海之中，這不就使牠們的生命變得無窮，無限嗎？

即使人類有幾十年的平均壽命，我們也不得不承認，我們肉體的生命始終是有限的，我們能在世的時間終究有期限。

正因如此，才導致古有權貴迷於「長生不老之藥」，現有科學家埋首研究延長人類壽命的醫學技術。但在我看來，人類與其苦苦思考，去挑戰自然賦予我們有限的時間，不如實行使自己精神能長存於世的方法。要使生命變得無窮，我們就必須如蟬般，即使奮鬥至聲嘶力竭，也要緊握光陰，也發揮自己的才華和能力，讓人們、自然，尤至於自己也能承認自己的存在。

這樣，在我們死後，縱使我們的肉體會無聲無息地長埋在土下，我們的精神也能穩固地長存在在世的人的人心之中。我們從不需執着於我們在死後能帶走世上的什麼，而是應專注我們在世上留有些什麼。

我相信，就是沒有「仙丹」，我們總有辦法如蟬般，在死後仍然「留下」。